

• 疏纂詁解記朝三子孔 •

• 作者簡歷 •

阮廷卓碩士

男性・民國廿五年出生。

籍貫：廣東。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畢業。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

現於師範大學修讀博士學位。

序

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在其獎助之各種文化事業中，有研究論文獎助辦法一種，係就國內大學研究所之博士碩士論文，擇優出資代為印刷。每種以一千部為度，除以五十部贈有關研究所，並由嘉新基金會保存五十部外，餘九百部悉數贈予撰著論文之博士碩士，供其自由處分。

此類論文皆由研幾之學子，各就選定題目，在教授指導之下，精心撰著，並經學者專家組成之考試委員會，詳加評審，舉行口試而予通過者。以故，對於各科學術，至少當有點滴之貢獻。惟是題材或涉專門，或不避偏僻，除足備各科專家參考外，不易吸引多數讀者；因而印刷成書，流行大都不廣。無論何國之出版家，為保障成本計，除附加特殊條件外，多不願接受印行。所謂特殊條件，或由撰人員擔部份成本，或由撰人承購印本若干，或由撰人提供全部印刷費，出版家僅代為發行。此在我國，當亦不能例外。近年我國研究所增設漸廣，研究生獲得碩士學位者已達數百，榮譽博士學位者亦將及十人。其經多年研究而撰成之論文，除自行出資印刷，或接受特殊條件者外，大多數未能付梓。嘉新文化基金會為使此類精心之作得以問世，經決議創行上述獎助辦法，每年度用於此項之經費，隨時決定。第一年度撥款三十餘萬元，印行博士論文二篇，碩士論文約四十篇，總字數多至五六百萬。嗣後當視各研究所推薦之廣狹，而定撥款之多少。茲以第一年度各研究論文印行有日，謹述緣由如上。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八月十日

王雲五識

阮廷卓謨

孔子三朝記解詁纂疏

孔德成題

孔子三朝記解詁纂疏序

漢宣帝時戴德與兄子聖同受禮於后倉，各就孔壁古文記二百四篇分別刪定，德取八十五篇，世稱「大戴禮」；聖取四十九篇，世稱「禮記」。俱屬聖哲之餘緒，初無軒輊之可言，徒以馬融、盧植、鄭玄詁禮，陸德明釋文，咸取聖錄，獨屏德書，世復倡小戴刪定大戴之謬說，一若精華已在，糟粕可捐，遂使大戴記日就散佚，今存者四十篇而已。重以自漢以後大戴記未嘗立於學官，無與於利祿之途，於是傳習益少，朱彝尊「經義考」著錄治其書者唐以前僅梁崔靈恩「三禮義宗」、北周盧辯「大戴禮注」二家。宋人有「十四經」之說，意在使二戴駢立，孤學重振，然除北宋末偽齊馬定國「大戴禮辯」、南宋李心傳「丁丑三禮辨」、元吳澂「三禮考注」、楊守陳「三禮私抄」(以上數書所指三禮，禮記皆兼取兩戴)、董彝「二戴禮解」、明湛若水「二禮經傳測」七書，及宋朱熹「儀禮經傳通解」所釋大戴記九篇、楊簡「先聖大訓」所釋大戴記十三篇外，仍在若存若亡之列。其嘗析篇單行如「孔子三朝記」七篇，除盧辯舊注，從無爲之箋釋者；唯「夏小正」自宋傅崧卿注後，有張方、吳觀萬、朱申、史季敷、趙有桂、王廷相、楊慎、顧起經、金鏡、王猷定諸家書；「踐阼」篇亦有王應麟集解，視注小戴記達三數百家者炎涼立見。清儒重樸學，於西漢所傳遺經佚子，幾於無微之不聞，無隱之不搜，於是治大戴記者，浸浸與小戴齊驅。獨惜清史稿藝文志苟且成書，所著錄並析篇單行者亦僅三十一家，闕略殊甚。駱嘗搜訪遺

編，辨章流別，區清儒大戴之學爲四屬：

一曰兩戴兼治之屬：明末劉宗周擬合儀禮、兩戴記爲一書，而以「夏小正」附「月令」爲首篇，未就殉國，宗周子杓，杓子茂林，兩世繼業，卒得成書，顏曰「禮經考次」，時費密亦有「四禮補錄」，並重兩戴，成書於清世者，自此二書始。李光地「禮記纂編」，亦兼取大戴，姜兆錫既成「禮記章義」，又撰「大戴禮刪翼」，雖有主從，於大戴固亦不廢。自後禮書鉅帙，如徐乾學「讀禮通考」、秦蕙田「五禮通考」、林昌彝「三禮通釋」、黃以周「禮書通故」，類皆以兩戴記散繫儀禮文後，博採衆說，剖析其義，治大戴者自不得以其非專著而略之。

二曰大戴校勘之屬：大戴記以宋淳熙乙未潁川韓元吉刊於建安郡齋之十三卷四十篇本爲最早，日本靜嘉堂祕籍志所著錄者，當卽韓本。清儒孔廣森、趙鉞、丁杰俱稱曾見宋槧，然覈其所校，輒相違異，故近人任善銘疑其不實。明嘉靖癸巳吳郡袁嘉趣堂本，則逕就韓本以覆刻者，國立中央圖書館遷臺善本書中有袁本二部，四部叢刊據以景印者亦袁本也。次則元至正甲午海岱劉貞（字庭幹）刊於嘉興路學宮之有注本，清末民初間貴池劉氏玉海堂據以影刻者卽劉本也。至孔廣森據校之元無注本，則不詳所出。又次則明永樂大典就大戴記篇名分隸各韻本，乾隆四庫全書開館時大典嘉隆鈔本存九千六百七十七冊，闕一千四百十八冊，據孔廣森說，其中散繫之大戴記僅存二十二篇，駱藏大典目錄稍有缺頁，試檢各韻字下所注大戴記篇名，凡得二十篇，出於廣森所舉之外者僅「禮察」一篇，廣森所舉

而目闕者有「釁廟」、「小辨」、「本命」三篇。宋慶曆王堯臣等「崇文總目」著錄之大戴記有十卷三十五篇及三十三篇二本，竊疑大典所據或卽此二本之一，而非四十篇本，否則可考者不應僅只二十三篇也。至四庫提要謂大戴記存於大典者僅十四篇，其疎可知。自餘明刻如漢魏叢書本、秘書九種本、朱養純本等，更爲清人所習見。今存清儒校刊本以朱軾所刻句讀本最先出，軾嘗得大戴記宋刊善本於滿制府案頭，有何焯、閻若璩校語，旋方婺如、盧文弨亦各有校本，盧本後刊於雅雨堂叢書中，其手校原本，駱嘗得讀於南京國學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遷臺善本書中，有校雅雨堂本，則不知出於誰手？先是文弨嘗以其書示戴震，四庫開館震復就大典輯校，是爲聚珍板叢書本。據文弨與王念孫書，念孫亦有校本，或卽念孫子引之「經義述聞」中之所記者。此外汪中有「大戴禮記正誤」，朱駿聲有「大戴禮校正」，鄒伯奇有「校正大戴禮」，孫詒讓有「大戴禮記訂補」。詒讓曰：『嘗得寶應劉楚楨年丈寶楠所錄乾嘉經儒舊斟，多孫淵如、丁小雅、嚴九能、許周生諸家手記，又有趙雲門所斟殘宋槧異文，與孔（廣森）書小殊，並錄於冊帙，藏匣二十年，未遑理董也。己亥冬既寫定「周書斟補」，復取大戴斟本別付寫官，以劉錄舊斟傳鈔甚稀，慮其零落，並刪定著之。』孫本取材之博，此數語可以見之矣。

三曰大戴箋釋之屬：清儒大戴記新注，以阮元「皇清經解」所收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及王先謙「續皇清經解」所收汪照「大戴禮記注補」最爲世所習見。廣森得年僅三十五，而照肆力大戴三十餘載，然較其成就，實堪並騖。自王樹枏「校正孔氏大戴禮補注」出，孔書

遂得增重，而王浩亦因汪書撰「大戴禮記注補校增」，著錄於靜嘉堂祕籍志，惜世少得見者。至兩經解未收諸注無慮十餘家，以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義精語潔，最爲善本。不惟恪守漢法，多所發明，非孔汪所可及，蓋孔汪師戴震之故智，好據他書竄改經文，視聘珍之嚴守舊本不敢妄易一字者，篤愼浮忽，相距奚止千里。獨怪阮元與聘珍並世相知，又嘗撰序推許備至，而「經解」竟未錄其書，蓋以嚴杰輩草草將事，未能一較其得失也。此外任兆麟有「大戴禮記注」，翁方綱有「大戴禮記附記」，丁杰有「大戴禮記釋」，丁宗洛有「大戴禮記管箋」，徐榮有「大戴禮記補注」，葉大莊有「大戴禮記審議」，吳文起有「大戴禮記考」，俞樾有「大戴禮記平議」。戴禮（光宣間女子，字聖儀）有「大戴禮集注」。擬撰義疏者亦有胡培系、董沛二家，沛「大戴禮疏」，駱屢訪不能得；清史稿藝文志著錄培系「大戴禮記箋證」五卷，據孫詒讓「大戴禮記斟補序」：『劉恭冕曰：「胡君（培系）爲大戴義疏，方綴緝長編甚富，儻竟其業，諸家精論，必苞綜無遺」。未幾余從先君子至皖，而胡君適爲太平教授，曾一通問，未得讀其所著書也。比余歸里，不數年間，劉胡兩君相繼物故，嗣胡君族子練谿太守元潔守溫州，余從問君遺著，略述一二，而詢以「大戴禮疏」，則殊不愜，殆未必成。』則恭冕所稱之「義疏」殆卽指「箋證」而言也。

四曰大戴裁篇別治之屬：大戴記中「夏小正」、「孔子三朝記」、「曾子」向亦單行，治「夏小正」撰爲專書著錄於清史稿藝文志者二十三家，今補其未備，大凡四十八家：以張

爾岐「夏小正傳注」最首出，黃叔琳注即增訂此本而成；次則徐世溥有「夏小正解」；「徐本夏小正舉異」；任啓運有「夏小正注」，啓運書原僅一卷，其子兆麟廣之爲四卷；孫之騷有「夏小正集解」；諸錦有「夏小正詁」；范家相有「夏小正輯注」；顧問有「夏小正集解」；王謨有「夏小正傳箋」；畢沅有「夏小正考注」，胡玉縉疑其出於江聲之手；李調元有「夏小正箋」；黃模有「夏小正分箋」、「夏小正異義」；孔繼涵有「夏小正考異」；莊述祖有「夏小正經傳考釋」；李聿求有「夏小正注」；孫星衍有「夏小正傳校正」；黃丕烈有「夏小正戴氏傳校錄」；丁壽徵有「夏小正傳校勘記」；馬國翰有「夏小正詩自注」；雷學淇有「夏小正經傳考」、「夏小正本義」；黃濬有「夏小正注」；張鑑有「夏小正集說」；洪震煊有「夏小正疏義」、「夏小正異字記」、「夏小正釋音」；承培元有「夏小正集解」；梁章鉅有「夏小正經傳通釋」；顧鳳藻有「夏小正經傳集解」、「夏小正校錄」；魏本唐有「夏小正校注」；孔昭有「夏小正考正」；孫經世有「夏小正說」；王筠有「夏小正正義」；朱駿聲有「夏小正補傳」；鄒漢勛有「夏小正義疏」；姚燮有「夏小正求是」；馬徵麐有「夏小正箋疏」；程鴻詔有「夏小正集說」、「夏小正集說補」、「夏小正存說」；王寶仁有「夏小正戴氏傳訓解」、「夏小正考異」、「夏小正通論」；王貞有「夏小正小箋」、「夏小正揭誤」；鄒樹榮有「夏小正管窺」；吳汝綸有「夏小正私箋」；于鬯有「夏小正家塾本」；宋書升有「夏小正釋義」；宋育仁有「夏小正說例」；沈秉成有「夏小正傳箋」。又安吉有「夏時考」，劉逢祿有「夏時等例說」（清史稿

藝文志作「夏時考」，鄭曉如有「夏時考訓蒙」，皆據夏小正作。胡玉緜「許廣學林」嘗就畢沅、黃模、洪震煊、梁章鉅、顧鳳藻、王筠、馬徵磨、程鴻詔、王寶仁、顧問、宋書升、鄭曉如十二家書標舉精詣，而不迴護所短，字字確當，實從來治夏小正者所未有也。治「孔子三朝記」撰爲專書著錄於清史稿藝文志者僅洪頤煊「孔子三朝記注」一種，顧宗伊「孔子三朝記輯注」則失載。「曾子」自明末劉宗周撰「曾子章句」，刊於清初，繼則梅文鼎注「曾子天員篇」。及阮元撰「曾子注釋」，又囑子福據以補「孝經義疏」，於是曾子之書復顯。後邵懿辰有「曾子大孝篇注」，唐文治有「曾子疾病篇講義」。其不局限於大戴十篇者，有毛奇齡「曾子問講錄」、馮雲鵠「曾子輯本」、顧宗伊「曾子古本輯注」、「雷柱」曾子點注」、魏源「曾子發微」、王定安「曾子家語」、繆篆「曾子觀人篇」。此外王謨撰「公符篇考」，輯「王度記」、「三正記」，王紹蘭輯「夏大正逸文考」，李一之撰「文王官人注」、「哀公問五義注」，或裁篇別治，或甄採佚文，以其皆專卷單行，並附著之。言大戴佚篇遺文者，始於宋王應麟「困學紀聞」。「漢藝文志考證」及「玉海」卷五十七。清順治四年，陶珽續刊「說郛」，有「大戴禮逸」一卷，不知輯自誰手？劉學寵重輯而仍其舊稱，然不如丁晏「佚禮扶微」考訂之審。丁書兼輯經記，非專治大戴，至阮廷卓「禮大戴記佚篇遺文考略」（發表於大陸雜誌二十四卷三期）出，所錄始稱大備。賂襄嘗集治大戴諸家說附益王聘珍書撰「大戴禮記解詁纂疏」，長編未就而國難作，轉輾流亡，稿亦散失，其後屢擬重爲撰集，苦於日力不給，因以屬之阮生廷卓。近數載廷卓與

德人嵒穆(Martin Gimm)從駱治大戴記，嵒穆嘗讀來華傳教士尉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以德文所譯兩戴記而好之，然別有專攻，於戴記求通大義而已；廷卓初治荀子有得，撰對補一卷，至是畢力於「大戴禮記解詁纂疏」之作，勇猛精進，先成「孔子三朝記解詁纂」疏七卷，且將續事他篇以竟全功，駱因爲條理先儒治大戴記之撰有專書者弁諸其書之首，使有所取資，以廷卓之好學深思，度必能彌駱斯憾也。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五月十九日江寧楊家駱

孔子三朝記解詁纂疏自序

孔子三朝記漢書藝文志著錄七篇，實本諸劉向別錄。自劉氏校書祕府，於古文記中別出，始有單行之本。所以名爲三朝記者，蓋以諸侯之朝有三。孔子於三朝見魯哀公，以應其問，因取爲名。

劉向別錄：「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爲此記，故曰三朝。凡七篇。並入大戴記。」見史記紀索隱則此書始見於別錄，班氏本之而著錄於藝文志。三朝記之名，不見於漢以前古籍，疑今名乃劉氏所定。

揚家駱師云：「先秦古籍引孔子說，無稱論語者，文多不與論語合，惟孟子爲稍近。韓詩外傳，陸賈新語，賈誼新書，春秋繁露等書引孔子之說，雖不稱論語，然文則多同。」今案論衡正說篇謂論語之名起於孔安國。以此例之，三朝記之名同爲漢人所定，殆無可疑。別錄有古文記二百四篇，見經典釋文序錄此二百四篇之古文記，據隋書經籍志之說，實有五種，而

三朝記在其中。其言云：「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姚振宗考證云：「仍當云百三十一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

，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姚振宗云：「此五種並見論語類，實二百十五篇。」今案此五種當即別錄古文記中之二百四篇，此與之篇籍有不符合者，由有分合所致。則此書原在古文記中，劉氏校書祕府，始別行之。禮記玉藻：「諸侯朝日，以日視朝於內朝。」鄭注：「諸侯三朝。」孔疏：「諸侯三朝者，文王世子云：『公

族朝於內朝。』路寢朝是一也。世子又云：『其在外朝，司士爲之。』與此視朝於內朝，皆謂路寢門外每日視朝是二也。此但云內朝對中門外朝爲內也。文王世子云外朝者，對路寢庭爲外。此據路寢門外而稱內朝，明知中門之外別更有朝也。諸侯三朝，是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朝也。」今案諸侯三朝，一曰外朝，在大門內。一曰治朝，在雉門內。一曰燕朝，在路門內。治朝燕朝對外朝而言，

亦稱內朝。玉藻：「視朝於內朝。」則治朝也。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則燕朝也。治朝對燕朝而言，則治朝亦稱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據注則治朝也。

此書撰人不詳，或以爲孔子自記，殆不足信。今考荀卿書已襲其文，左氏傳復引其語，溯本追原，遠有所紹，則其爲先秦古籍，斷無可疑。

以三朝記爲孔子自記者，出自劉向別錄。今覈諸書名，三朝記上冠以孔子二字，果孔子自記，何得有此稱。此書撰人雖無考，惟其成書年代則甚早。武內義雄兩戴記考云：「小辨篇曰：『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又曰：「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又曰：「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從其連用忠信二字，而不用誠字一點考之，則知其未在荀子以後。」見先秦經籍考今案其說是。荀子大略：「天子御筵，諸侯御茶，大夫服笏，禮也。」又云：「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教士畢行，使仁居守。」竝同虞戴德篇文。堯問：「忠誠盛於內，貴於外，形於四海。」此襲小辨篇文。其書匪特不在荀卿書後，而在左氏傳前。左氏哀十六年傳：「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禮失則昏，名失則愆二句，引夫子之言，見虞戴德篇，此其引記文之明證。又左氏成十二年傳：「宴以示慈惠。」宣二年傳：「戎，昭果毅以聽之。」昭十年傳：「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昭九年傳：「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宣十五年傳：「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成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與四代篇之文大同。其文云：「燕食，昭有慈愛。」又云：「甲冑之戒，昭果毅以聽。」又云：「義利之本也，委利生孽。」又云：「食爲味，味爲氣，氣爲志。發志爲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以上皆孔子之言，而左氏傳

襲之。

孔子抱撥亂之志，周流四方，自衛返魯，三朝見公，反復陳辭，治道之綱紀，燦然具備。故後學者，錄其緒論，垂於來葉也。

朱駿聲孔子三朝記序：「維時陪臣執國，故千乘言設官之制也。議用田賦，故四代言政刑之法也。君弱臣強，故虞戴德言三常之禮也。桓僖宮災，故誥志言事神之節也。邾獻亳社，故小辨言禮樂之政也。吳齊郊戰，故用兵言禍福之原也。四世失政，故少閒言君臣之分也。」見傳經室文集洪頤煊孔子三朝記序目：「此記論四時行政，即明堂月令之遺也。視才取人，即九德官人之灋也。爲壇東郊，則澤宮教士之制存焉。建正孟春，則夏時得天之數寓焉。而且通陰陽之原，符瑞集於有德，辨盛衰之治，得失繫於一人。純而不雜，博而有要，息百家之異說，廣郅治之桓徑。」

當其猶在古文記中，伏生述之以釋尙書，淮南援之以作鴻烈，其辭多涉故實，其義足資鑑戒。故漢武以帝王之尊，詔賢良則襲其語，馬遷以良史之材，製歷書亦錄其文。

尙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瑱。」

風俗通議
聲音篇引

此少閒篇文。淮南子泰族：「孔子曰：小辯

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此小辨篇文。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春北發渠搜氏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史記歷書：「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秣鳩先澤。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

，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皆同誥志篇文，特次序不同，字句少異。又史記歷書：「孟軻殄滅，與用兵篇同。」以上所稱引，皆在劉向校書之前，時大戴記未出，史記夏本紀：「孔子正夏時，攝提無紀，歷數失序。」本紀：「孔子所傳宰子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記。」時無大戴記之名，則其書未出。此書之猶在古文記，蓋可斷言也。

大戴禮記，載其七篇，劉氏別錄，復加董理，後之學者，始得其詳。或據以立文，或據以解經，終漢世而不絕。

王應麟困學紀聞

卷五

七篇。」王氏知三朝記七篇在大戴記者，別有說詳於玉海

卷五

。大戴記成書年代無考，惟別錄已

有大戴記之名，則當在劉氏以前無疑。

近人童書業有二戴記譜於東漢考一文，載浙江圖書館刊四卷二期，其說蓋不可信。經典釋文後錄：「漢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

疏：「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是禮記與大戴記同分見於別錄。且漢劉向別錄有禮記之名。漢書郊祀志載王商議引禮記樂記孔於太壇祭天也，應僅於大折祭地而行事。」又載王莽奏引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備。」又引禮記：「天子五日而饗，五月而饗，天子三日三饗，與太引禮記：「唯祭宗廟社稷成傳載劉歆議引禮記：「天子七日而饗，七月而饗，天子三日三饗，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引禮記：「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今案即禮記明堂位則祀之。）（今案即禮記明堂位）王莽傳載羣臣奏言引禮記明堂記：「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今案即禮記明堂位又載王莽奏引禮記明堂記：「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今案即禮記明堂位七百餘國。」其所稱引與今本同。

其據以立文者，漢書劉向傳：「向復上奏，其辭曰：昔孔子對魯哀公，竝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此據用兵篇文為說。漢書東平思王傳載王鳳對：「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此引小辯篇文以成義。

。西京雜記

卷三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

，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

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此據小辨篇文，以證爾雅所出。白虎通義佚文：「門四出何，所以通四方。故禮三朝記曰：天子之宮四通。」御覽百八十三引五經異義：「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周禮肆師賈疏引班氏引虞戴德之文，以釋宮室。許氏引用兵之文，以說師祭，皆據之以解經。

三國之時，張揖上表，既用其文，秦宓解嘲，亦舉其事。晉初中經猶藏別錄之本，七篇之外，復有目錄一卷，凡爲八卷。臣瓚、郭璞、酈道元之徒，咸引其文，以證成古義。

張揖上廣雅表：「臣聞昔在周公，六年制禮，以導天下，箸爾雅一篇，以釋其意義。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三國志秦宓傳：「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今案此誤解三朝之義，故以三朝爲三見。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及晉時中經所藏，析目錄爲一卷，與劉氏七篇之本無異也。秦宓傳裴注：松之案中經簿有孔子三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而臣瓚引之以釋漢書，武帝紀集注：「臣瓚曰：孔子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又史記五帝紀集解：「瓚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文見用兵篇。此亦臣瓚漢書注，裴駰集解引之。書呂刑疏：「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此其證也。郭璞引之以解山海經，西山經注：「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見禮三朝。」酈道元亦引之注水經，河水注：「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此皆少閒篇文。

隋唐以後，此書始不見著錄。顏師古號稱博洽，亦誤七篇爲一篇，終成誤駁。獨楊士勛疏

穀梁，所見者或古本之舊。李崇賢注文選，徵引者爲今本所無。及宋羅泌王應麟之論列，雖標三朝之名，實據大戴之書。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自隋唐宋志，宋人書目，俱不著錄，元無單行本矣。」今謂周說良是。蓋自南北朝後，七篇之本已散失人間。顏師古注漢書，誤七篇爲一篇。藝文志孔子三朝記條下師古曰：「今大戴記有其一篇，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此誤以大戴記哀公問于孔子篇當之，而襲別錄之文，一似曾見此書者。又武帝紀集注引臣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非天子也。」顏氏駁之云：「瓚所引者，同是大戴禮，出用兵篇。而非三朝記也。」則成誤駁矣。史記索隱：「昔自在古，此文至於十二月節，皆出大戴禮虞史伯夷之經也。又云：『正不率天亦不由人，此文出大戴禮，是孔子稱周太史之詞。』今案史記之文，見諸志篇。觀小顏皆目爲大戴記文，亦不知有三朝記也。楊士勛穀梁文十六年傳疏：「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於天下。」此用兵篇文，而曰三朝記者，疑猶得見舊本。李善文選東都賦注：「孔子三朝記曰：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問之，不當避席。」此引三朝記不見今本，而文與管子弟子職相近。至如路史餘論九引少閒篇之文，稱大戴禮三朝記，玉海四十四引小辨篇之文，稱三朝記，則習慣上之沿用，非其時別有單行之本也。

北周盧僕射雖曾爲之注，七篇之中，復缺其四，自茲以後，塵蘊千載，微言幾絕。及清儒餘姚盧氏經抱、休寧戴氏東原、曲阜孔氏軒驛、江都汪氏甫容、高郵王氏石籙文、嘉定汪氏簡父子、臨海洪氏軒筠、南城王氏齋實、德清俞氏甫蔭、新城王氏卿晉、瑞安孫氏仲容，重加考訂，各有纂述。洪氏軒筠注成七卷，一卷目錄，適符中經之舊。王氏齋實撰爲解詁，度越前修，疑文滯義，因茲大明。所惜者或專據一本，篤守太過，或獨尊己聞，孤陋難免。然

一眚不掩大德，小疵無傷璞玉，其功亦未可泯。廷卓往從瑞安林師景伊習故訓，比隨金陵楊師家駱治古書，瑞安金陵，皆學術淵藪。既幸承其教，因自忘愚鈍，遂取大戴禮記，折衷諸本，辨其魯魚亥豕。甄采衆說，定其是非疑似。考前代之載籍，參當時之憲章，撰爲孔子三朝記解詁纂疏，都成七卷，或扶微闡幽，或匡謬補闕，要皆求其至當。惟僻處海隅，疏陋之譏，懼未能免，大雅君子當能曲諒之也。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歲次壬寅六月廿六日即夏正五月廿五日臺山阮廷卓序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